## 東亞現代化與二十一世紀前景

## 學等

就世界範圍來看,現代化的第一次大浪潮發生在西歐北美的基督教文化 圈。第二次大浪潮發生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初,還是在基督教文化圈 (只有日本例外)。第三次大浪潮發生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則轉向東亞儒家 文化圈(土耳其是例外,拉丁美洲是基督教亞文化圈)。

隨着東亞工業化的高速推進,以大西洋爲中心的世界舞台正在向太平洋方 向轉移。

大西洋世紀是西方文明的世紀。

即將來到的太平洋世紀,不能說是東方文明的再現或復歸,而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大融合的世紀。

在東西方文明接觸和相互撞擊以來的幾個世紀中,對東亞文明的認識和估價發生了多次變化。

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東亞 文明被認爲是先進的文明(從哥倫布到 伏爾泰)。工業革命改變了東西方發展 過程。從十八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東 亞文明被認爲是停滯和落後的文明(從 亞當·斯密到西奥多·羅斯福)。從日 本明治維新以來,東亞的現代化運動本 質上都是西化或歐化運動。日本現代化 的運動被認爲是「脱亞入歐」的成功。

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倫理和儒家 倫理的比較研究,探索了東方文明落後



於現代西方文明的文化根據,奠定了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知識社會學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70年代興起的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都是全盤西化理論。 這一思潮長期支配了思想界和理論界(從帕森斯到艾森施達特)。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反思與批判,長期被淹沒 在西方第一和美國第一主義的歡呼聲中(施賓格勒、湯因比、索爾仁尼辛)。

在50年代還處於欠發達狀態的東亞世界在短短的四十年中發生了驚人的巨變。在戰爭中遭到失敗的日本把數十年積累的財富毀於一旦。日本實質上進行第二次現代化。中國一躍而爲東亞强大的新興工業-農業大國。幾乎所有的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上高速前進,創造了遠遠超過西方工業化的最高發展速度。在70-80年代,美國西歐的年經濟增長率大約是2.8%,東亞地區的年經濟增長率高達7%-8%,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的全新勢頭。

東亞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迹表明: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已經過時,激進的依附 論已不合實際。東亞的新興工業國,包括日本在內,在文化淵源上都屬於儒家 文化圈。70年代以來,國際學術界已開始注意到東亞文化的獨特性格與東亞新 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現代化研究的經濟取向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取向,於是出 現了「韋伯熱」。但新的研究與韋伯的結論大相徑庭,實際是修正了韋伯的現代 化理論。

工業化東亞的興起對發展理論提出的挑戰,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探索。

現代社會科學是西方現代化的產物。可以肯定,第三世界的崛起使現代化 研究的主流從西方轉向東亞,必將導致淵源於西方的社會科學發展轉向一個新 的階段。

現代化是人類不同民族發展的共同趨勢。但現代化理論作爲一種「增長熱」 的發展理論,否定非西方文化傳統,是其根本弱點之一。所謂全盤西化論,就 是以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盤肯定來達到對中國傳統文明以及其他非西方文 明的全盤否定。

重新估價東亞文明和儒家文化圈的問題,並不是爲了發思古之悠情,也不 是爲了重建新儒學或宣揚新文化主義。爲了探索東亞發展的新模式,一是要避 免抄襲西方引起的大破壞,二是要避免重蹈西方現代化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物 質主義的覆轍,也要改造固有文化的落後面。

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不應停留在超時空的抽象比較的水平,應加强對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功能的研究。大致說來,(一)經濟因素是自變因素,文化因素是它變因素,經濟變革使文化因素的正面與負面都同時顯露出來,只有排除傳統文化因素的情況和阻礙,才能巨大發揮現代經濟因素的變革功能。(二)政治因素是快變因素,文化因素是慢變因素,只有加速政治結構的改革,才能發揚文化因素的潛在正面功能。(三)經濟和政治的社會功能一般都是短時效性,而文化的社會功能則具有長時效性,應該把精神文明建設看成是非物

質性基礎設施, 與物質性基礎設施具有同等重要性。

東亞的現代化應該超越西方模式的現代化,而不是抄襲西方的現代化。吸取和融匯現代西方機器文明的優秀成果,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是第三世界的共同任務。這條新的發展道路的成功與否,將影響人類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前景。

在二十一世紀中,廣大的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將全力以赴地進入工業社會, 而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則將探索如何走出工業社會。世界處於兩種不同方向重 疊的大運動之中。地球變得愈來愈小了。每個國家都將思索:它將如何在這個 急劇變化的、分裂的、不平衡發展加劇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發展的平衡與重心。

如果認識到世界的新形勢,就請牢記住這句流行的西方名言吧:

考慮問題要胸懷全球,行動要始於足下。

羅榮渠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 克服歷史



特羅慈(E. Troeltsch)說要「克服歷史」。我對於這樣的見解十分同情。實際上幾乎可以這麽說:我們一切困擾就在於我們有歷史的負擔。當然,特羅慈是感到文化紛擾,各有各自的經驗和由經驗而累積的文化偏見,莫衷一是,這